



文体杂拌儿与《云顶》的守望寓言

读殷健灵新作《云顶》札记

◆ 张国龙

我很惊讶,生长于大上海的殷健灵,居然写出了《云顶》这部以大巴山留守儿童为原型的作品。令我这个曾经的巴蜀儿童读来如同身临其境,不由自主跟着她的笔触仿佛重返童年现场。不得不叹服:如同老戏骨演谁像谁,好作家写什么都能写出彩。

《云顶》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说它最像“小说”,却与经典小说背道而驰。没有故事主线,没有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了大巴山深处一个叫“云顶”的地方众多鲜活的留守儿童形象;无意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性上用力,行文多似散文笔调,但确实不是“散文”;有“儿童报告文学”的影子,却不拘泥于报告文学近乎严苛的“纪实性”。颇似当下流行的“非虚构文学”,或者说是介于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之间的一种边缘性文体。这种文体杂拌儿显然是一种创新,类似于《芒果街上的小屋》和《呼兰河传》。殷健灵显然不肯走寻常路,苦心孤诣独辟蹊径。文体创新的难度不言而喻,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才华。驾驭不好,就不伦不类。

《云顶》的不同寻常还表现在双重视角的运用,即以第三人称视角为主,辅以第一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较为客观,第一人称视角具有亲历性,二者相得益彰。主人公之一的苗苗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具有亲历性、纯粹性,但片面、不成熟。成人视角虽全面、客观、公允,却或多或少会消解一定的矛盾冲突和艺术张力。而《云顶》让这两种叙事视角彼此印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如同在作品中架设了两台摄像机,覆盖面无疑更广,讲述无疑更为深入、细致,作品就更厚实。这种写作方法在儿童文学中较为罕见,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惯用单一叙事视角,尽最大努力让故事脉络一览无余,唯恐给儿童阅读造成困扰。

文体创新也好,运用双重叙事视角讲述也罢,终究不过是写作技法。而《云顶》真正打动读者的,还在于塑造了令人感叹唏嘘的儿童群像。《云顶》中的每一个儿童各有一段令人潸然泪下的成长经历,不幸中的万幸,一个个不幸的儿童在云顶相逢,大的照顾小的,小的呵护更小的。虽没有血缘牵连,却胜似兄弟姐妹。携手成长,共度无家可归的童年岁月,奇迹般实现了“负负得正”。云顶小学的守护者、乡村教师杨果和春晓夫妇,他们曾经也是“留守儿童”,留守的创伤于他们来说堪比切肤之痛。然而,当他们歪歪扭扭长大成人,却以感天动地的质朴、善良和悲悯,为云顶的众多留守儿童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许多长大成人的“云顶”孩子们,不管走了多远走了多久,不管是飞黄腾达还是默默无闻,云顶始终是他们归来的心心念念。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力所能及为当下的孩子们办实事,用无私的爱抚慰云顶不幸的童年。令人可叹可敬的是,被生活抛弃、被命运放逐的云顶的孩子们,并没有抚摸着童年创伤自怨自艾,而是把所有的负能量都转化成了正能量。

必须特别提及,与《呼兰河传》类似,《云顶》看似没有核心人物,但各个人物皆不可或缺。各个人物不是随意出场,而是一个人物的故事带出另一个人物的故事,彼此勾连。很多人物形象令人泪目,更令人感叹、怜惜、钦佩。让我骨鲠在喉的是,特别懂事的女童金枝,因为没有钱交伙食费,竟然不肯多吃一口饭。当然,他们虽然各有各的不幸,但幸运地在云顶相遇,互助互爱,茁壮成长。这是云顶的“神奇”之处,也是文学的超拔力量,更是殷健灵的温润与悲悯。

“我想走到田野里去,看幼小蛮荒的生命绽放。我想寻觅清静与干净,还有人间久违的高尚。”殷健灵如是说。这不单单是她的憧憬,更是她的执念。这位相当优雅的都市女子,一次次跋山涉水造访云顶,以悲天悯人的笔触书写云顶的困顿与辉煌,没有神化,没有刻意拔高。云顶,不啻为容纳不幸的圣地。那些无家可归、无人堪怜的孩子,云顶就是他们的复乐园。

二十年前,当我的《孤独的大师》付梓之际,有几位新闻出版界的朋友鼓动我:既然你已写了个绘画大师系列,索性一鼓作气,再写一本音乐大师,适成双璧,岂不更好?我当时确实有些心动,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音乐是听觉艺术,而且是诸多艺术门类中最抽象、最难用语言来描述的艺术。我虽说是个痴迷音乐的发烧友,但充其量只能算个“资深乐迷”。而听音乐与写音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在这方面的“短板”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补齐的。

正因为此前有过这样一番考量,而今,当读到好友雷健兄的这部《书中听乐》的书稿时,就难掩兴奋之情,同时也感到由衷的钦佩——毕竟,雷健兄跨越了我当年力所不逮的那些难关,奉献出了这部以文字来描述音乐,以音乐来演绎人物的成功之作!

雷健兄与我同行,都是办报出身,从业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曾读过雷健兄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专著《网络新闻》,前几年,又收到他寄来的新书《论语别识》。后来见面时,我跟他聊起这两本跨度甚大的著作,他笑了笑说,前一本是给“赏饭的本行”写的,后一本是给“上学的专业”写的(他在大学是学哲学的)。我问他下一本是给谁写的呢?他诡秘地笑道:“下一本当然是给自己写的。”

写给他自己的书,自然就是这本《书中听乐》了。我俩时常一起参加全国报纸副刊界的采风活动,每次看见他,他总是塞着耳机在听音乐;偶尔同行之间聊起与音乐相关的话题,他本来在一旁“假寐”,闻听顿时双目炯炯,兴致勃发,纵横捭阖,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一张老脸笑得稀



赏乐读人

——雷健《书中听乐》序

◆ 侯军

烂”(雷健的口头禅之一);那年我去成都出差,他老兄早早就订好票,请我去音乐厅欣赏一场音乐会——如此的安排,我自己也曾做过一两次:有朋自远方来,非音乐会不足以表达我的欢愉欣悦之情。然而,轮到我自己受到如此隆重的盛邀,却是平生第一次。此举,不仅可见雷健兄对我的厚谊,更可窥得音乐在他心目中所占据的异乎寻常的位置。

当然,雷健兄的这本书,与我那本《孤独的大师》一样,均属“非专业人士”的专业化写作。在圈内人眼中,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而雷健兄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选定了一个绝妙的“切入点”——“书中”听乐。书是用来读的,而读书写作本是媒体人的特长,如此一来,听觉上的欣赏转换为视觉上的阅读,进而延展到理性的思考和文学描述,可谓扬长避短,生面别开。他在论述音乐时最大限度地让眼睛之“读”发挥作用,从而极大地拓展了音乐欣赏的视野和空间。以某个乐曲为原点,目之所及,可以延展到四面八方,既可追溯其创生之前世——或源自某一首诗,或源自某一部剧,或源自某一篇小说,或源自某个民间传说;又可探求其创生之原委——从作曲家的家庭熏陶到其师承脉络,从个人气质到其朋友圈的艺术氛围;更可寻迹这部作品诞生之后的曲折演变与命运沉浮……在雷健兄的笔下,音乐不唯是可听的,而且是可读可感可思可见的。那些优美动人的旋律之中,始终活跃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中既包括直接创造这些乐曲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也包括那些“黏贴”在其前世今生中的诗人、作家、画家、戏剧家、评论家,乃至剧院

经营者,凡是在时间长河中被“挟裹”到这些旋律中的各色人等,都被雷健兄的慧眼“读”中,纳入了他的书中。

媒体人常说一句“行话”,叫作“找角度”。雷健兄在书中所写到的音乐大师和他们的杰作,不都是几百年来早已被世人反复聆听、耳熟能详了吗?这些音乐家的名字大多也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了。然而,雷健兄只是变换了一下视角,不再囿于音乐的畛域,而是从阅读的角度去寻觅去解读去思考,立时就让抽象的音乐变得形象起来,让那些远逝的音乐家们,乃至为这些音乐家提供过“源头活水”的诸多先贤们,渐次从他的讲述中复活了——这就是阅读的力量。通过“书中听乐”,音乐与文学、与绘画、与戏剧等邻近艺术门类,均实现了无缝连接,乃至跨界融合。熟悉音乐的读者,在阅读中,耳畔会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些熟悉的旋律,进而会加深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即便是不很熟悉这些乐曲的读者,也能够从阅读中了解和品味音乐大师们或惬意或坎坷或艰辛或悲凉的人生故事,从而亲近音乐,感受艺术,进而参悟人生。

任何艺术,归根结底,其实都是“人的艺术”:既为人所创造,亦供人来欣赏。雷健兄在本书中,虽说是从音乐入笔,但其着力点在于写出音乐背后的人。我将他这种表述方法称之为“以曲带人”。我之所以对他这种表现手法诸通其妙,皆因我在写《孤独的大师》时,采用的是“以人带画”之法,与他的“以曲带人”可谓异曲同工而又殊途同归。

(作者为深圳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中国副刊”新媒体中心总编辑。学者、散文家、艺术评论家、书法家。)

重新看见缓慢的生活方式

◆ 周华诚



在读

让我们“在读”中悦读 悦心 悦人

周华诚:散文家,独立出版人,出版图书20余种。
代表作:《陪花再坐一会儿》《江南三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梅雨时节,空气闷闷的,周身潮湿,不如读几页书吧。很喜欢手头的一本书,世界经典童谣集,《万物在歌唱》。这本书精选了世界各地传唱已久的两百首童谣,包含了欧洲、美洲、亚洲等众多地区。这些童谣,既天真烂漫,又情意暖暖,有的童谣还具有非常大胆的想象力,从中可以一窥各地文化之间的碰撞。

美好的童谣,其实很多人记忆里都有过。为什么现在童谣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一种缓慢的生活方式正在离我们远去。从前的日子里,在春日月夜里,在夏夜星空下,祖父母坐在院子里,轻轻吟唱出那些古老的童谣。而今日,我们手中有趣的东西太多,一个个电子屏幕早已改变了人们情感的交流方式。没有对错,不加评判,只是,在这样快速奔跑的时代下,童谣这种古老的事物,愈加显现它的文化价值。童谣是孩子们最初的诗歌,是语

言的艺术,口中吟唱出歌谣,是美的传递,也是文化的碰撞。这本童谣书尤其值得大人陪着孩子一起慢慢地读,书中插画,来自美术和教育学硕士、插画家管莹的手绘,唯美且空灵,令人怦然心动。相信这样的共读时光,不论是大人还是孩童,都会在心里刻下美好的记忆留痕。

另一本书,是许丽虹、梁慧的著作《古光片羽:红楼梦中的珠玉之美》。《红楼梦》这一传世经典,博大精深,妙趣横生,古往今来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视角去解读。而这本书是从珠玉、配饰这一微小的细节,重新打开经典,非常美妙,且独具一格,能令人感受经典的无穷魅力。许丽虹、梁慧,是国内资深的古珠玉收藏家、研究者,这几年出了许多相关的作品,甚是受到读者欢喜,如《古珠之美》《一珠一玉,一诗一词》,文字典雅,风格蕴藉,格物致知的过程,有着静水流深的力量,让人在焦躁的当下得以平复内心,沉浸入美的河

流之中,几乎是一种心灵的滋养了。

再一本书,想推荐《七条小巷》。此书乃是知名摄影师、策展人傅拥军在丽水举行的一次摄影实验。傅拥军作为摄影师,这些年的实践,并非把摄影艺术变得高深或高冷,变成只是少数摄影家的专利;而是试图让摄影走进市井,走民间生活,变成人人可玩,变成一道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桥梁,同时又变成一种创意行为。我们常说,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傅拥军的“七条小巷”艺术实验,正是把二者打通,从而唤起人们对于老城的情感记忆,把七条小巷变成了一座居民和生活的美术馆。

这三本书,各有不同功效。读《古光片羽》,沉迷于美的事物,深入经典著作的褶皱里,是自我对心灵的滋养与疗愈。读《万物在歌唱》,静静感受日常生活的宁静瞬间,体会家人之间细小的情意流动,是对时光的无上珍惜。读《七条小巷》,则让我们思考,重新建立自身与周遭世界的联系,令人想到,自己能用什么的方式,去与这个世界沟通。

阅读的好处,无非是在于对时间的珍惜,不管身处怎样的困顿之中,心灵自有它自己的起舞方式。